

贈閱

# 精忠

半月刊

第二十三期

三月一日出版

社論

## 總理逝世紀念

現在我們又來舉行民族革命導師  
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祭了，在這一天每一個中華兒女們，都  
是懷着無限的傷悼和遺憾，尤其是在「寇深國危的今日」！  
在今天，全中國將有無數的人們，舉行紀念的哀儀，可是，用語  
言文字來紀念，並不足以慰 總理在天之靈，惟有以行動，以革  
命的行動，來紀念，才有永存的價值！  
我們正在進行空前的民族抗戰，也正是實踐 總理「在求中國  
之自由平等」的遺教，基於客觀的要求，我們要動員一切人力物力，  
來堅持抗戰，同時要盡量地增加生產，來支撐抗戰。用什麼方法，達  
到個個要求呢？  
第一：動員一切人力物力的前提，必需團結全國軍民大眾在一個  
目標之下，以此故，在去年今天，使由我們英明的  
總裁——總理偉大的繼承人，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的運動，而提  
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事第一，勝利第

一」的三大目標，提督全國軍民進行英勇無比的抗戰，打擊和粉  
碎敵人政治進攻陰謀。在這偉大的運動之下，漢奸汪逆光銘輩  
，便喪神失魄，自行瓦解了。到今天整整一年，我們為着爭取勝  
利之早臨，為着紀念和發揚 總理底大無畏的精神，最有效的  
辦法，使是要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第二：中國是以農立國，農林的事業影響於大眾生活最大，  
尤其是西南高原，林業的發展，更有助於農田水利，中央規定每  
年今日為植樹節，以繼承 總理的造林政策。一向都是奉行故  
事，到今年，却不能再放鬆了。我們要檢查過去實施的成績和  
後推廣的方法，公有林之外，還要推行到私家。在貴州童山太  
，更需要保護天然林和補植人造林。各地方整訓的部隊，正不  
抽出幾天開闢，採取樹苗，為人民服務，舉行一個種樹競賽，  
正是一個偉大的生產運動，有裨於抗戰資源的增加不少。  
最後紀念 總理更不忘記為推行主義而受傷的將士  
們將以最大的誠意熱烈地響應「傷兵之友」運動，捐獻我們  
物和智識為傷兵服務！發揚「博愛」的精神！ (劍逸)

### 本期目錄

漫談縣地方政治(上).....	孫劍逸
政治經濟與軍事雜談.....	春生
日益迫近的經濟恐慌在日本.....	仁忱譯
烽火歐洲(國際談片).....	苗發一
精誠團結(戰時講堂).....	范康
後方綏靖的一點意見.....	吳盡我
文藝	丁易
離散.....	高魯
從黑夜到天明.....	張永年
奇嵐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中央圖書館

# 漫談縣地方政治 (上)

孫劍逸

一：在南嶽會議中，我們總裁彙積了第一期抗戰的經驗，像火炬似地指出兩個目標：「後方重於前方；政治重於軍事」！以後，到第四屆參政會開會時，即有促進憲政的決議，閉幕詞中，更鄭重地闡明民主政治基礎的建立，和政治建設的重要，六中全會，即通過了實行憲政與促進縣政建設的決議，同時，總裁所手訂的縣各級組織綱要，也通過了中央決議而頒行，在四川省，便已籌備實施縣組織綱要，其他各省也在準備施行，這一串的事例都是實踐「南會嶽議」的指示，而要以政治建設答復敵人的政治陰謀的進攻，刷新基層政治，來鞏固大後方，加強我們的長期抗戰，這在抗戰陣營中每一個人都應當參加這個切實偉大底工作的。因此當前的客觀事實，是在要求每一個人注意到縣地方政治的問題。

縣地方政治(也可以說基層政治)的重要。在抗戰的現在，它是被規定着兩項任務：

第一是戰時動員的使命。我們的抗戰，所要求的條件很多，但最要的還是兵員的徵募與經濟的充裕，前者是人的動員後者是經濟的動員，怎樣達到兩種動員的目的，就需要民衆組訓的嚴密和生產的增加消費的統制，在中央，不過是設計與發令，主要執行的還在地方政治機構，如果運用得法推行認真，便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否則就是「空文」。

第二是地方自治，我們的抗戰，是爲着建國，爲着實行主義政綱來建國，建國的基點，便是要實施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所規定的各項辦法，扶植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培植起自治的基礎，便要看縣政建設的如何。今日的縣政，它是具備兩環的作用，一是執行國家法令與政策，二是發展地方自治的事業，把訓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把抗戰進行到建國，縣地方政治，是起着決定作用的。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才得到「縣地方政治重要」的結論。

二：

談縣地方政治，我們得要了解它當前的困難問題：第一是人的問題，據諸估計新縣制施行所需要的人才，要有一百萬人，固然令人望洋興嘆，就是現在罷，一個縣裏從縣長到區保甲長，還有縣建設，教育財政與動員工作所需要的說，已經區保甲長，還有一省幾十縣最多到百餘的縣長，任用起來，總是，是難以尋找，一省幾十縣最多到百餘的縣長，任用起來，總是，是難以尋找，雖然選官的人不少，縣政府的佐治人才，便靠縣長以私人關係延攬了。下到區署，幾十元一月的待遇所做的工作，是無比的繁重，有幾個有才能又有操守的人來幹，保甲長既貼錢又要受罪，更無人肯幹，結果找來的少數的是強迫委用，多數的是地方流氓，遇事生風去害人，這是行政幹部的困難。

第二：錢的問題，以行政費而論，在縣政府裏只有兩個人，可以拿到恰夠生活的薪資，其餘的都是不及部隊裏軍士和普通勞工的收入，區以下的更無論已，這樣怎麼能用人？再看到事業費，在抗戰前蘇浙各省地方事業經費，還相當的充裕，到了大後方的黔川幾省，各縣稅收還不夠行政費，那裏說得到事業，預算所列的各項事業如造林衛生救濟等等，都是徒有其名，貧乏得可憐，辦事罷？不需要的百分之九，只有撐機關，掛空名額費，吃輕俸的一法，這些機關的工作，唯一的是「填表」。

第三：政令太繁，大概現在各縣每天奉到命令的機關總有十幾個，各上級機關，都有它的本身工作，而下令這對象，只有一個，縣政府於是轉飭，大急的文電，便日有奉到。這還是通常行政，最重要的戰時工作，如募款、徵工、種秣、建築……這些軍事方面的臨時命令還是紛至沓來，有一位縣長像談笑話似的在慨嘆，「我們現在是單軌雙車」，真的，通常與非常的政令齊來，結果相互兌現，行政便無效率之可言，真是「司空見慣」。(未完)

# 政治經濟與軍事雜誌

春生

我們處在動亂的偉大時代。日常生活。顯得緊張更豐富了。單純的知識。不足以應付複雜的環境。今日的意識理論。到明天會落在現實的後頭。因此。我們的頭腦。更迫切需要現實理論的武裝！

今日的世界。初眼一看。漫天烽火。遍地狼烟。細一透視。列強重分世界的戰爭。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誰難誰的戰爭。弱小民族爭取解放的戰爭以及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在交互併演着。過去歷史多年積聚的矛盾。要求一個總的軍事決算。那就是戰爭。

戰爭固是政治之另一手段的繼續。然只懂政治經濟。不知道軍事。猶不能清晰地預測國際局勢與中日戰爭之推演。同時。早晚軍事不諳政治經濟。也不會澈底理解戰爭和戰略的問題。

★ 社會進化史指給我們。經濟是政治的基礎。軍事是政治的延長。經濟形態的變動。政治形態也必迅速的或徐徐的變動。每個經濟發展階段。就有特定的政治形態適應着。奴隸制的經濟。就有奴隸制的政治形態相應着。封建經濟時代。普遍地主專制的君主形態樹立起來。資本主義經濟階段。依然樹立着民主的資本議會政治。

至于什麼法西政治。那不過是民主制之一變種而已。

★ 軍隊的裝備和編制。總是直接間接和政治經濟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裝備的優劣。不決定意識上的好惡與否。而實被生產力之發展階段所規定。換言之。即是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封建經濟時代固然沒有重工業。也就見不到砲戰史和空戰史的事蹟。至于今日盛倡的軍隊機械化。那時更是不能想像的。到了近代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武器。如戰車機槍大砲飛機。使軍隊的編制。也發生了變化。建立了陸海空軍。各類兵種。又有詳細的劃分。

★ 軍事上的戰略問題。依着正確的觀察法。依然受着戰略的指導。比如中日戰爭的中國戰略問題。世界戰爭的英德戰略問題。若不從戰略研究着手。恐是難以理解的。誰都曉得。歐戰在沉寂着。原因何在。其趨勢怎樣。如不着眼於政治經濟和戰略的問題。也是難於摸索的。

因此。軍事問題。冷眼一看。彷彿很簡單。很單純。反正就是準備打仗。其實內中的學問多得很。不但具有政治經濟要素。而且還與自然科學發生關係。所以。

其他一種科學。可以有專門家。惟軍事尚無博士出現。

★ 談到軍隊素質問題。最重要的是精神的素質的堅強而精神素質。首先包括着政治的因素。就中日戰爭而論。我們武器不如敵人。能與敵人相抗二年餘之久。且能逐漸轉敗為勝。還不是賴於政治力量。我們的政治因素是什麼？簡單說。就是人人不願做亡國奴。誓死救國。爭取民族的解放。實現三民主義。

★ 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關係。從靜的方面已經簡單敘過。下面將就動的觀點。加以說明。經濟雖是政治的基礎。然事實的發展。證實政治對於經濟。軍事對於政治經濟皆有能動的反作用。從嚴格的科學立場看。經濟是下層基本東西。但在今日集團的社會。政治對於經濟都具有決定的作用。戰爭這一現象。從其最終極目的說。在爭取民族經濟平等和排除外來的榨取和壓迫。但可利用政治或軍事力量將整個經濟體系變成戰時組織。適合戰爭的要求。以達最後獲得勝利的目的。——經濟平等。政治獨立和自由。

軍事是政治的分枝。但在戰爭時期。(以下接第七頁下欄)

## 日益迫近的經濟恐慌在日本

茂太里夫著  
王仁忱譯

一九三一年滿洲底佔領與狂熱地準備更大的侵略戰爭。在日本是伴隨着工業膨脹底發展。那就是確實在某些工業部門。主要地在工業方面表現着一般振興的趨勢。

在征服滿洲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直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賦稅的方法向人民大眾剝削。並且在廣大的國外市場上傾銷。努力地建立起軍需工業和其附屬部門。因而日本底經濟的發展就表現着一個非常不平衡的特點。工業生產的增加是伴隨着農業的顯著衰落和大量購買力的下降。

根據國聯統計的指數。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中間。生產工具的製造。以整個的來說：升高了百分之九十二。同時。消費物品的生產增加不到百分之五十五。當着我們把消費物品生產的增加數目放在頭腦裏分析一下。則僅是一些關於對外貿易部門或一些有關軍用消費工業的。那末在這一時期。日本工業發展的不平衡是十分地清楚了。

日本發動對中國戰爭（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便是一個極大激起了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當着這戰爭期間。生產工具的製造仍在繼續的增加。而消費物品的生產已經更顯明地低落了。

去年（一九三八——譯者）美國開始了嚴重的經濟恐慌。亦同樣地在英國及法國開始了。就是在那些個把經濟放在戰爭基礎之上的法西斯國家裏。工業生產也表現了頹唐不振。在日本和意大利亦然。正如斯大林在十八次代表大會中宣布自去年開始的「工業下降」。

讓我們來分析日本的「東洋經濟者」六月號（去年——譯者）發表工業生產的指數。就可以判定日本的經濟發展趨向。這又必須指出日本的統計（包括這些個）一定有隱留的部份。因為他們是盡力隱瞞在戰爭情形下國家經濟的真實狀況的。例如「東洋

經濟者」時常地變更它的指數表。假定要同後一部份來比較。他們就暴露了降落的趨勢。

這一個指數的分析說明了僅在戰爭開始後的某幾個月中。日本的工業產量。就整個的說。已經是增加了。而恰是較小的程度。戰爭的第一年看到生產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稍低的水準上波動。僅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提高一些。在去年（指一九三八——譯者）八月中又增加一些。在最末一季又急劇地低落了。在工業產量的平均指數上。就全體來說。這個終結表示了一九三八甚至比一九三七還低。

這樣說來甚至日本的生產指數都表示着日本工業衰落的趨勢從去年（指一九三八——譯者）已經開始了。

當着把生產工具的生產底指數與消費物品生產的指數放在一起來觀察時。那就很明顯的後一種產量的低落已經在戰爭中工業生產衰落裏表演了一個主要角色。但生產工具的產量在去年頭九個月裏幾乎是每個月都在增加着。而消費物品的生產是不斷的向下降落。最大的特點和重要的是在一九三八年最後一季中在工業生產上底落的趨勢。同樣地與生產工具的生產相結合的這一事實。

就全體來說今年（一九三九——譯者）一月表現着工業的產量有了新的增加。這倒是事實。首先。這次的增加極重要的是消費物品都包括着。但同時。由於「東洋經濟者」所公布的個別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數。有的則更加低落了（例如礦產）。有的極大的增加（化學工業。水泥業。電的設備等）。即使新的工業繁榮來臨。也必定是對中國軍事行動有直接關係的部門。

一般需要注重的。在戰爭期間日本工業的動向。在消費物品生產方面已經猛烈的走向低落之途。這樣顯明的低落。連因戰爭而漸起的生產工具產量底增加都不能經常地補償這種低落的情勢



國際談片

烽火歐洲

苗敬一

二十四世紀四十年代的歐洲局勢。因爲又進入帝國主義經濟恐慌的新週期。所以就不能不提出商品推銷場原料供給地的要求。而進行其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的戰爭。

不可調和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歷史孕育了大戰的必然性。自從一九三二年黑衣宰相莫索里尼揭開戰幕後。接着就是希特勒的開場白。張伯倫答拉第都是這幕戲中的主角。

波蘭解體後。戰爭的性質已由帝國主義對中間國的侵略進入到帝國主義國家的直接衝突。所以張伯倫連拉第的對德宣戰是感覺到希特勒對他們自身的威脅。至於「挽救波蘭」「扶植正義」的標榜。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片雲片雨」的西戰場形勢。並不是雙方不願作主力戰。而是雙方盡量地拉攏與國。使戰爭的範圍擴大。同時希望後進帝國主義國家能夠替他們作嫁衣。而坐乘其利！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蘇芬戰爭爆發後。歐洲戰爭的性質就劃分了兩個標記。在西歐是帝國主義的大併。在北歐是反蘇聯的烽烟。張伯倫和連拉第一

個手揆着西歐的槍機。一個手點起北歐的火炬。一方面想威脅德國使希特勒就範。一方面想慫恿各帝國主義國家。轉旆東向。去對付蘇聯。雖然理想是如此的高興。難免事實不規定下未來的危運？

英法土協定。不惟不能保證黑海岸以及東南歐的安全。相反地是加重了歐戰的嚴重性以及範圍的擴大。復興後的土耳其。這次總算上了英法的大當！

美國中立法的修改。是受了第一次大戰戰債的教訓。所以這次「現購自運」辦法的修訂是準備發一筆很可靠的戰爭財。依法戰國的現金及海運情形而論。這次中立法的修改。是有利於英法。而無助於德國的。羅斯福總統因爲適應國內資本家的輿論而修改了中立法。下屆總統的連任。已竟有九分把握。可是因爲軍火的增多。而加重了戰爭的殘酷性。在人類道義上說。羅斯福總統。也不能卸其罪戾罷！

以意大利爲中心的所謂「巴爾幹中立集團」。無論他們怎樣作仁義道德的宣傳。肚子裏是始終揣着「坐乘漁人之利」的鬼胎。他們是一羣侵略者的後備軍。暫且坐山觀虎鬥。時機一至。便取而代之。荷比諸小國無論怎樣保持中立和呼籲

和平。但戰爭到某一程度時候。帝國主義者的軀體是會強迫他們讓道的。假使大戰不能避免。第一次大戰的辛辣是難免不使他們重嘗的。

北歐四國會談。內容是什麼我且不問它。可憐的是他們甘願做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傀儡。局勢達到某一階段時。會使他們變成反蘇聯隊伍的尖兵。蘇芬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蘇聯和平外交政策是對內保障社會主義的建設。對外擴大世界和平。所以與波羅的海東岸諸小國互助協定成立以及在東波蘭取得領土及人民。甚至於蘇德協定之成立。都離不了這兩種意義。無論誰向它誹謗或責難。它都不會稍有動搖的。錯綜複雜的歐洲局勢。只管我們能尋求出演變的規律。前途的發展如何。是不難把握的。

中國取得勝利的主觀條件。雖然是自力更生。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爭取外援以及加速敵人內部崩潰這兩個客觀條件也是不可忽略的。中國也不是閉關自守的時代。而是世界鎖鍊中的一環。認識自己。明了環境。才能決定勝利的道路。



# 精誠團結

第八講

范康

三十二個月的英勇抗戰，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也把敵國鬧得分崩離析，連入日暮途窮的境地，在我們堅持抗戰國策及國際形勢對我有利的現狀中，敵人進攻的力量已益見衰弱了，而我們的戰略的進守階段，大體上說是停止了。自去年湘北大捷後，更證明敵我的力量已達到了平衡，表現在戰局上自然是相持狀態，今年的粵北大捷及桂南勝利與當年台兒莊勝利在質上已經完全不同了，正由於這個相持狀態的戰局，「政治重於軍事」這一口號，在現階段抗戰中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

在軍事上既然達到了敵我力量的平衡，敵人的軍事進攻亦非目前的主要策略，「政治誘降」對於敵人是有意義的，一年來，敵人已經盡了絕大的努力，拉攏漢奸汪精衛，積極地破壞國內的團結，進行妥協投降運動；復培植南北兩傀儡政府，以軍事掃蕩和懷柔政策，實現其以戰養戰的經濟掠奪，對準敵人這一陰謀，我們唯有以抗戰到底回擊敵人的誘降，以發動敵後遊擊，粉碎敵人的掃蕩，以實現戰時經濟政策，擊破敵入「以戰養戰」的妄想，這一切都需要國人精誠團結和實現民主政治，才能完成這些任務。

首先，我們來談談「精誠團結」對於抗戰建國的重要性，試問：我們何以爆發抗戰？就由於「和平統一團結禦侮」這一口號的實現，再問：兩年半的抗戰中我們為什麼能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就是因為全國人民的精誠團結和英勇奮鬥，若再問：我們如何能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使命？我想最簡單一句話，「就是加強團結」，於此，我們可知：不團結不能抗戰，不團結不能勝利，不團結不能成功。所以「精誠團結」就是我們民族從死入生的唯一門徑，我們國人要握緊「精誠團結」這把武器，爭取抗戰最後勝利。

日寇和汪賊看清楚這一點，於是就針對着我們抗戰統一的局面，進行分裂活動，在日寇和漢奸的心目中，中國的統一局面一破裂，抗戰必定終止，誘降始可成功。而抗戰後，中國政治方面雖有若干進步，但仍有多數不統一的地方，譬如各方面仍有磨擦，對抗戰意見尚有分歧，民衆動員的不夠，則給日寇和汪賊以分化國內團結的機會，在今天要想鞏固國內團結，還需要政治進步和把反汪錫奸運動深入到廣大民衆中間去。

（以下接第八頁右斜角）

（上接政治經濟與軍事雜誌）

要完成軍事上的勝利，有時不能不使局部的政治受軍事的節制，同時軍事仍要依賴政治經濟的幫助，纔能達成勝利的任務，因此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是辯證的發展。

軍事是一種極嚴密的富於戰略性的政治組織，自然另有一種獨立的組織系統，時時準備完成政治方面所課給的使命，隨着生產的發展和政治統治區域的開闢，軍事組織也就龐大起來，並由于交通的方便，路途的開拓，軍事要求動員的力量，也特別普遍，近代戰爭，要求全國總動員，因此，就是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動員，齊一步伐，嚴整陣容，幫助軍事去完成政治經濟所賦予的任務。

軍事組織，雖然龐大，然也特別嚴密，各種軍事動作，愈需要科學化，譬諸砲隊的射擊手，要知道三角和幾何學，通訊人員，要懂得無線電學，就是說，自然科學的成果，軍事方面在逐漸利用着，所以，軍事雖為政治經濟之高度發展另一形態，但却又是一種獨立的嚴密的組織系統，要求利用各種科學的成果。

我們今日想做時代的模範戰士，廣知道怎樣打和怎樣打得藝術（戰略戰術），的確還不夠，應當要進一步曉得為什麼打和向誰打，這樣纔能適合歷史發展法則，達成個人的即是全民的要求的使命！

## 後方綏靖的一點意見

吳盡我

目前後方綏靖除去肅清土匪外，還應當安定民生，其中心任務就是要救濟失業，和平定物價。現在，政府對於知識分子的失業，已經給與不少的救濟。據調查，二十八年度專科以上畢業生五千多人，其中失業的有小半數，這小半數的失業，政府已經設法儘量予以救濟。知識份子固然要救濟，但一般民衆也是寶貴的勞動力，也是國家的元氣，也值得予以救濟。

那麼，怎樣實行救濟呢？辦法可由各縣縣政府會同合作金庫，或其他適當的機關，合組一個社會救濟委員會，專門辦理社會經濟的調整事宜。目前，一面城市缺乏人力，一面有些人力又拋棄着，無法找飯碗，或游惰成性，不願勞動，這是一個矛盾而危險的現象，社會救濟委員會的使命，就是要認真的工作，設法調和這一矛盾，一面使城市中勞動力恐慌問題得以解決，一面使飢寒線上或逼近飢寒線的人們得到救濟，總之，目前除了利用壯丁充實種種武力而外，可將一切廢置的或半廢置的男女勞動力充分的投入生產界。這樣，不但上述矛盾現象得以調和，生產亦必大見增加，物價亦必爲之減低。在這裡所須強調的是：進行這一工作，正同任何其他工作一樣，必須發動一切熱誠負責的人們去幹，認真的去幹；如以敷衍了事，則反而有害於社會民衆！

除此而外，如果還有貧得不能生存的人，如老小殘廢疾病等，可給予純粹的救濟，救濟費可依照各個現實的情形而加以籌劃；其中，省府也應設法幫助一部分。在這方面化一筆錢，是值得的。比較以大批財力用去剿匪要經濟得多。英美等國即在平時，對於社會救濟也費了巨量的金錢，我國在此非常時期，種種客觀形勢如此緊迫，物價如此高漲，爲社會治安和增加抗建力量計，化一筆錢辦理一些救濟，我以為是必須的。

此外，調整商業和運輸機構，並正確的懲治奸商，使物價——特別是米價——安定於一種相當緩和的水準，也是一個綏

靖的極重的經濟策略。關於調整運輸機構，問題相當繁複，且略而不講，關於調整商業機構，意思就是要補救落後的市場組織之缺陷，以適應目前的需求。我國經濟落後的省分，——西南也在內，市場的組織很不完備，有許多簡直找不到商店，依然盛行「日中爲市」的「趕場」制度。舉例言之，貴州的獨山與都勻城，目前人口各有數萬，却找不到一家正式的米店！所有的米谷，多半囤在鄉下的地主手裏。地主的心是狠的，眼見得米谷飛漲，越發狠心將米谷鎖在家中，不肯賣出。聽說還希望米價漲到十五元一斗呢！於是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市之米，真有稀貴如珠之感。所以，非先補救市場組織的缺陷不可。而要補救這個缺陷，就是由公家開設幾家米鋪，到囤米的地主家內大批的將米購運城區，日日夜夜的出賣，使逼近飢寒線和一切貧苦的民衆少受一些痛苦。且使所有中等階層鬆舒一點。如果地主豪紳不肯出售，還要等待高價，則可由縣府加以說服和強迫。這是中國生死關頭的時期，爲了整個的幸福和地方安定起見，對於地主豪紳加以若干強迫，原是正確的，決不能拿這一點來曲解民主制度。這正是爲着人民的幸福。果能開設幾家米鋪，使市上經常有米供給，那麼，米價自然要平穩得多。這不過是舉一個例，其他一切，可照此類推。

除調整商業機構外，還得從其他方式設法平定種種物價，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物價——特別是米價——能得維持相當平穩的水準，社會的動亂便大大地減少了。

前國已今破關應用的與汪結強最  
最緊和反汪無堅持抗戰的危險，到底，在  
目的，其次，反汪就是加  
（上接戰時謀堂）



# 離 散

（續）

丁 易

李彥沒有出聲。他只從酒杯中抬起一雙憂鬱而深沉的目光向熊熊的火光睜望着。那火鏡是那樣的有力。彷彿是魔鬼的舌頭只顫動着向上伸出。有時忽然爆裂一聲。便有無數的火星閃爍耀眼的飛出。同時火光就像閃電似的那麼一閃。隔座上的那幾張漆黑的面孔。濃重的眉毛。捲起的袖子底下的堅實的腕臂。翹在椅子上粗壯的毛腿。就在這一亮中映到他的眼前。他似乎從一亮之中忽然獲得了一些生氣。一些力量。

「走。老任。上我的公寓去。」老李推開了還沒有喝完的酒壺。站了起來。一把就抓住任達三的臂。

任達三覺得李彥的手挺有勁。臂上被抓住有點麻痛。他愕然地向李彥看了一眼。隨着他走出酒店。

天色更加陰暗了。凜冽的北風像和生氣似的呼號着。稀稀落落的幾個行人。都是籠着袖子縮了頸項匆匆地走過。顯得街上格外淒清。李彥和任達三就在這寒風中默默地走回公寓。

陰暗的小屋子裏。這時已充滿了黯淡的昏黃的燈光。走進來便有一股子令人空息的氣息混和着濃烈的烟味直向鼻孔刺來。烟霧籠罩着的燈光底下。馮敬之正刁着枝烟捲坐在桌子的左邊。桌子對面的床鋪上隱隱地聽到好像咽氣的抽泣。那是李彥的太太抱着孩子坐在那里。

「又喝酒去了。你？」老馮說的時候並沒有取下口中的烟捲。

「唔——」  
李彥頹然地坐在太太旁邊。任達三就擠在馮敬之坐的那條橙上。這樣屋子裏便沒有餘隙了。

兩歲的孩子在媽媽的懷里。睜着一雙急里骨碌的眼睛。看着爸爸的紅臉。忽然伸出兩隻凍得紅通通的像對小饅頭似的手捧住媽媽的下巴。

「爸爸——看——媽媽——哭——羞呀！」說着就伸出小紅羅卜似的手指在自己的臉上不自然地劃着。

李彥淒然地苦笑了一下。

「老李。達三該向你說了罷。今天。今天我……」馮敬之看到李彥的太太的淒慘的樣子。便不忍地把話咽了下去。

「唔——」  
李彥用一種像檢閱官檢閱軍隊的目光掃過老馮老任的臉。回過頭便落在太太的身上。剛才酒館裏的漆黑的臉。堅實的臂腕。粗壯的毛腿。這一幅有力的圖畫又映在他的腦際。這使他鼓起勇氣想更切切實實地向太太解說一番。趁馮敬之和任達三在這裏。還可以加強他理論的力量。使他不致再動搖屈服下來。做感情的俘虜。

他咳了一聲。覺得頭有點暈。伸出手便推開左邊的紙窗。

忽然。太太像突地被毒蜂螫了一下似的叫起來：

「不能。你們這些鬼。不能。孩子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孩子！」

太太索性大哭起來。駭得孩子直發楞：

「媽媽——實實乖——不哭——媽媽哭——」  
可是實實却接着張開了大嘴。也「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哭聲混和在空氣中像流水似的淹沒了李彥他們三人的情緒。

又像一根強硬的絲把他三人的心拴在一處。他們只覺得拉得是那樣地緊張。緊張得要炸裂。

「哭。哭。只曉得哭！」

李彥的喉間似乎是有條虫在用力地向上鑽。他屏住氣息閉緊了口壓抑着不要它出來。牙齒咬得發緊。腮傍的肌肉便一團團的鼓起來。於是鼻孔中咻咻的氣息更加急促。

「寶寶乖。不哭。媽媽不哭。媽媽不哭。寶寶吃橘子。」媽媽看見寶寶哭得太利害了。盡量地忍住哭聲。拿了一個橘子抽咽着哄寶寶。可是說話時候。眼淚更不斷地兩點般的從紅腫的眼里落在寶寶的頭上。

寶寶眼角上還挂的兩顆晶瑩的淚珠。却張開了不到橘子一半大的小嘴去吃橘子。

馮敬之坐在那里只用力地狂吸着烟捲。眉頭緊緊地蹙起。彷彿有一根繩子在牽繫住。任這三却低下了頭。

李彥張一張那閃動着亮光的眼睛。用袖揩拭了一下潤溼的睫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胸中的狂濤似的一起一伏的情緒平了一下。終於他開口了：

「英。你應該理智一點！」

「理智。理智告訴我我不能丟下孩子。」太太的聲音嘶夏得叫人聽不清。

「不丟。你說該怎辦呢？你得有辦法呀！」

「辦法。辦法就是不丟孩子。」

「英。你不能這樣。你要知道這幾天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可是我呢。彥？」太太的聲音漸漸地柔和一些。

這柔和的聲音使李彥不能再往下說。悲哀又像一塊溼了水的布。漸漸地向四圍漫潤。他只得再將牙齒咬緊。

「文英。」沈默了好久的馮敬之。聽到李彥太太的柔和的聲音。趕緊拋掉烟蒂。插進話來：「這。這當然不能怪你。不過當兩件事並立的時候。權衡輕重却是必要的。」

任這三暗暗地佩服馮敬之有胆重。在這個當兒竟插進話來勸李彥太太。他坐在那里直點頭。

「再說。」馮敬之索性再說下去：「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轉移的。」

於是他就勸李彥太太不妨把對孩子的愛轉移到愛李彥去。他說：

「你瞧。這家伙這幾天還像人不像？」

這句話却深深地打進李彥太太的心坎。李彥太太那能不愛李彥？要是不愛的話。他當初也不會承認丟孩子的計劃。可是當丟孩子的日期漸漸迫來。他便想到這麼一個從自己身體內掉下可愛的孩子。就要從自己的手里送給別人。他簡直疑心這不是事實。是一個惡夢。於是李彥的影子在他的胸中便漸漸地淡了下去。代替的是整天在他懷里的孩子。現在當他聽了老馮這句話。目光便向李彥看了一下一。映在他那讓淚水模糊了的眼簾內的。是蓬鬆的亂髮下一張錐形的臉。

啊——

他驚駭得幾乎喊了出來。前幾天他只顧了孩子。只顧了哭泣。竟不曾注意到丈夫。現在呢。過去的許多甜密的幸福或是波折的苦痛像一碗雜燴似的調和在一處。一股無名的愛念洋溢在他的胸際。眼淚又牽線似的落下。

「是我害得他這樣嗎？」

他暗暗地問自己。可是回答馮敬之的話却是另一句：

「我不愛他！」語調却不十分嚴重了。

「可是。你不妨把這愛移到愛國家愛民族呀！」任這三覺得這時是該他來充實馮敬之的理論了。

這回李彥太太都沒有回答。他想起兩年前的事。那時孩子還沒有出世。他曾把自己所有的愉快和幸福都完全放在丈夫身上。而李彥却正為了愛國家愛民族犧牲了半年以上的自由。把生命懸在敵人的槍口底下。可是那時他不但沒有絲毫的動搖的怨語。反而願意李彥這樣去做。他覺得這是光榮。偉大。崇高的舉動！他

是曾經爲了愛國家愛民族而犧牲過他所最愛的人的。

現在呢。又臨到爲了愛國家愛民族而要犧牲他所最愛的人了。然而他竟喪失了以前的剛勇的意志。難道孩子比李彥更可愛麼？在他權衡的結果却得出相反的結論。然而爲什麼缺乏了以前的勇氣呢？他自己也說不出理由在那里了。他默默地看着孩子吃橘子。漠然地發出一聲輕喟。聲音像彈簧似的在空氣中起伏的顫動着。

馮敬之就在這搖曳的喟聲中又插進話來：

「再說。你們這次到前線工作。並不是沒有可能再回到這裏來的呀。回來的時候還是可以看看你們的孩子。」

「對呀。孩子還是我們的！」李彥覺得馮敬之的話是很能使太太安心。

「文英。不要太感情了。再仔細地思索一下。」任達三站起來搓着手取暖。

時間一秒一分地在沉默中偷過。屋子裏讓一種淒涼的情調佔有着。

當馮敬之和任達三走出的時候。他的太太也停止了抽咽。暗黃的燈光底下。李彥的那張壓在蓬亂頭髮下的錐形的臉更顯出蒼白得有點可怖。使他的太太不忍把目光停留在上面。他想起兩年前他丈夫從那個和人世隔絕的地方出來時候的形象。恰正和現在一樣。然而那是爲了擁護真理。爭取光明。那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今天的抗戰！可是而今呢。他們以前所擁護的爭取的逐漸的實現了。並且正是需要無數的力量來推動。發揚它。而李彥却變成這個模樣。爲的是什麼呢？有代價麼？

「不能。我不能這樣！」他心里暗暗地說：

李彥伏在桌上。用兩隻手撐着下巴。凝視着那懸在面前的發出昏黃色調的十支光的燈泡。他覺得太太今天有點和前幾天異樣。也許會真的如馮敬之所說的有個「轉移」也未可知。他就在靜靜地等候這「轉移」來到。

孩子在媽媽的懷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發出輕微的聲息。

手裏的橘子還捏着不曾放鬆。

李彥的太太將孩子輕輕地放在床上。坐在傍邊給蓋好了的被子。

這時他心里的衝突得利害。亂髮底下錐形的臉和嫩白的小面龐在他腦中交互地替代着。他頹然地躺在床上。

「不能。這樣不但對不起彥。更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孩子。孩子是社會國家的呀！」

他毅然地又坐了起來。

「彥！」

「英！」

「……」

「英。你應該體諒我一點。」

普通少女常有的一陣傲意擊使他不直接地認錯。他走到丈夫面前。雙手抱住了他的頭。一陣忍不住的啜泣又在他喉間哽咽着。

李彥從太太的懷中抬起一隻淚眼。嘴便熱烈地密貼在他的臉上。兩人的眼淚揉合在一處。苦痛和愉快已分不清。李彥抱得他更緊一點。

他倆就在這熱烈的親密的無言中再度決定了以前的計劃。

第二天朝暾剛爬上紙窗的一半時。孩子甜甜地睡在媽媽的懷里。小嘴合起時不時地吮着。大概夢中在吃着奶呢。

他的太太輕輕地將他從懷里放下。把被角塞了一塞。愛念驅使他低下頭來吻着孩子的腮。淚珠便一滴一滴地流到孩子的嘴里。

他爬下床來。對着鏡子梳理那幾天來始終不曾梳理過的頭髮。憔悴的面孔失去了他過去的特有的紅潤。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將鏡子掩在桌上。

今天是他的一個最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根據昨夜他倆商議的結果。爲了使孩子漸漸熟悉新的環境。同時使孩子不致感到有一下子硬生生的失去媽媽的痛苦。他倆決定今天午間將孩子送到前時說定了的那人家去。

昨天一夜他不會好好地睡一下(這幾天他都沒有好好地睡過。)(再度推翻決定的計劃的念頭曾幾度執拗地在心頭重新昂起。可是當他看到躺在身傍的李彥因了過度的疲乏和困倦而熟睡的模樣。又終於將這念頭壓下。

今天的時間在李彥太太的感覺中是比以前快了好幾倍。當他含着眼淚把孩子的衣服仔細地一件一件地整理齊備。李彥從熟睡中驚起的時候。公寓的夥計已經送來了午飯。

幾天不見陽光。今天顯得特別耀眼。公寓里的人們似乎都很開散地坐在大門口晒太陽。於是門傍擺着食攤子的小販便不停的誘惑似的叫喊着。

太陽照在身上。令人感覺到特別的溫暖。舒暢。皮膚麻麻地發癢。李彥抱着孩子走着。額角上沁出微微的汗來。太太跟在後面。他不好意思將他那雙紅腫的眼睛讓別人看到。便低下頭像在地面上尋找什麼。

走進了那人家大門以後。李彥太太一顆幾乎要從口中跳出來的地方才平了下來。他仔細地察看着他的孩子將要生存在的這個新環境。更仔細地詢問那個溫和的中年太太的家里的一切情形。直到他什麼都明白了以後。他又流着眼淚向那位太太說了許多請他關照孩子的話(有許多話在李彥聽來簡直是多餘的。)

當孩子被另一個媽媽的糖果和洋囡囡哄得什麼都忘了的時候。真的媽媽却扭着眼淚偷偷地離開孩子了。

孩子在新的環境中高興地嬉戲着。媽媽在舊的環境中苦痛地遺憶着。爸爸却在理想的環境中幻想着。

李彥的小家庭組織人員。就在這樣不同的環境中生活到星期三。

星期三。可喜而又可憎的星期三終於來了。這一天早晨。馮敬之和任達三都來到李彥的公寓里。簡單的行李的被馮敬之提上了洋車。他們四個人便很快地到了城外的汽車站。

早晨的太陽像一個血盆似的從東方原野升起。大地被朝霧濛濛地籠罩着。朝霞從雲中透過。地上的光輝便成了金黃色。一陣

陣泥土的氣息混和在新鮮的空氣中直撲進他們四人的鼻管。一個月長期的在痛苦中掙扎着的李彥太太這時感覺到心中重新滋長着一個新的力量。

車站上停放着三輛被泥土包裹着已經分不清是什麼顏色的軍用卡車。上下都坐着或站着一些穿灰布衣的人們在聊闊天。馮敬之從這裏找出一位副官。副官便指定李彥夫婦坐在第二輛車上。

當陽光漸漸地有些暖意地照到車上的人們的時候。車上的引擎也嘩嘩地發出響聲。

李彥在第二輛車上堅定地站着。雖然回了一下的眼睛却炯炯有光地對着熊熊昇起的朝陽。忽然。他覺得車身有點移動。他趕快回轉頭來。兩隻手向馮敬之和任達三有力的揮動着。

微風拂動着李彥太太的新理的短髮。一個月來他的臉上不見的紅潤今天似乎又隱隱地泛溢着。他俯着身軀伏着車沿拜託馮敬之和任達三：

「你們得照應我的孩子啊。孩子是國家的。我們為了國家走上前線。國家的孩子。就得你們照應了。」

汽車開動了。李彥太太的話。後半節於是就埋在這都——的聲音里面。

汽車後面揚起的灰土將車身遮蔽起來。馮敬之和任達三直等到這一圈灰土轉了灣。方才把舉在手里的帽子取下。

太陽漸漸地昇高了。馮敬之和任達三感到身上有些發熱。他們迎着陽光默默地走着。心中泛溢着一團從來不曾有過的力的愉快!

(完)

改 一、第三頁第一欄右數第八行「戰」字底下應填一個「勝」字  
二、第三頁第二欄左數第五行之「模」字應改為「摸」  
三、第四頁下欄右數第十二行第十六個字「產」應改為「費」

# 從黑夜到天明

(續)

高魯

——徐州突圍回憶錄之七——  
七八挺機關槍從不同的地方向我們這裏開火了。前後左右的人不斷的痛苦地倒下去。我們被困在敵人猛烈的火力網裏。

——爬山。上山啊！——輕機槍掩護：滿山的石頭爆炸着火花。我什麼也不顧只是往上升。前面一個士兵中彈跌倒了。身子一歪。他滾了下去。

槍彈雨點似的在身旁穿梭。全身都好像燒了起來。清明的神經成了一鍋糊漿。昏濛而單純。機槍在後面高聲在叫着。死地緊逼我們。我抓起乾糧袋要丟了。但是。一觸到裏面的乾糧又本能地放下去。隊長在我身邊走着。他再也不能支持。漸漸地要軟癱下去了。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掉轉身。我一把抓住他就拚命往上爬。其實這時我全身的精氣力都要耗竭了。但是面對着死神的時候。便只有去迎接較小的危難——往山上爬。脚下亂疊着的小石片。時時滑溜溜的把我往下拖。

山腳下的隊伍一面打着。一面往山那邊退過去。

真算好。日本人怯怯地只敢用機關槍

打。不敢跳出工事來追我們。假使他出來來個包圍的話我們會被全部殲滅的。

機槍疏下去……  
爬上山一看。大部隊已是不知去向。只有一些散兵。我們的同志也都莫名其妙地在山上亂跑。

——服務團的同志。這兒集合啊！——孔明白過來。往這兒聚攏。

硫磺燒乾了我們的血液。現在全身心貫穿着一個要求——水。但到那兒去找呢？幸而在一個小勤務兵那兒找到個水壺。拿起對着嘴。頭一仰就一連喝了幾口。水像泉樣的流到口裏。甜滋滋涼冰冰的。一種爽人的沁涼鑽進了心肺。身體中像注進了新鮮血液。平添了爬山的力量。頭腦成了雨後的晴空。烟霧正飛速地消散。突然。我想到隊長。他是比我還需要水的啊。再看一看那急待着我的勤務兵的稚氣面孔。我只有拚命的吸了一大口。跑到隊長面前。不由分說把開他的嘴。把水倒到他口裏去。

水給他吃罷。這兒——小勤務兵

把水壺遞過來——他不好嗎？吃點水就好了……息息。不要緊。日本兵不敢追上來……嘻嘻……

同志們是聚在一起了。但山上也就只騰下了我們。從那面下山呢？下面村子裏有沒有敵人呢？——我們迷惑了。

槍聲還是零零亂亂的響。天色已是大亮了。

手榴彈當我在半山腰拖隊長的時候就丟了。現在又向姚沛盛要了一個。

大家向山左面走下去。剛走到一半的時候。眼睛好的人喊起來。說是下面有洋馬（日本馬）。立刻大家掉轉身向右面跑過去。可是槍聲已經眼看追來了。

——辟呀！辟呀！  
槍聲鞭子一樣抽打遍空氣。前後左右的石塊上不斷地迸出火花。

——嚇……我腰一彎。一顆子彈從我頸上滑過去。

——他媽的！——海燕罵了一聲。彎下腰去。腿被打傷了。幸而好在是膝蓋上面擦了一下。假使再移後二分打斷骨頭的話。那就完了。

年永張 (續)

# 謠 嵐 苛

，口一了喝他  
 。片字山著一起夾又  
 ，面小蒸碗一起端再後然  
 ! 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了笑在子鬼  
 ，了笑在五關小  
 ，了笑在花燈  
 ，了笑在也妻老  
 ，橫縱淚老得笑直  
 ! 尖子鼻了到跳

(完未) XX

，話些這見聽妻老  
 ，并進拌桶水的手腕像  
 。天上飛筆風個一像  
 ，小又暗得變頭燈的前眼  
 像得變光燈的前眼  
 ，雲層一  
 ，霧片一  
 。烟陣一  
 ，轉在地  
 ，旋在天  
 。酸發在眼兩妻老  
 中糊迷  
 ，病害正驢毛了起想  
 中糊迷  
 。山高在子兒了起想  
 。員隊擊游個是今如他——  
 XX  
 ! 員隊擊游個是今如他——  
 ，精神起抖又妻老  
 ，拳雙緊捏  
 ! 吃先的你」  
 「? 下不解下解  
 ，催長隊  
 。碗起端慨憶妻老  
 ，們茶老」  
 「! 成十是酒

精忠半月刊  
 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財政部醫務總局  
 兼發行——緝私總隊政訓處精忠社  
 通訊處：貴州都勻七四〇二信箱  
 印刷者：本部印刷所  
 訂——全年：一元  
 半年：六角  
 零售：本期五分

奇怪得很。我這時一點也不懼怕。只是走幾步本能地把腰灣一灣。對打在我身  
 旁石頭上的槍彈。一點感覺也沒有，  
 不好。我也負傷了——朱塗在後  
 面叫起來。  
 那兒？  
 屁股。  
 我看——隊長跑過去——  
 個洞。還好。子彈已經出去了。  
 辟呀！隊長腰一彎。子彈從背上  
 滑過去，一塊石頭破裂了。  
 辟呀！辟呀！辟呀！辟呀！……  
 子彈毫不停息的從山下面斜斜地打上  
 來。把遍山的石頭都擊出了火花。  
 轉到山這面。敵人的槍彈已射不着我  
 們了。晴空裏捲起幽閉的白雲。  
 在山脚的一個土坡下。我們發現了幾  
 個蜷曲在地下的難民。正在問路時。山那  
 面突然騰起了灰塵。敵人的騎兵來搜山了  
 。立刻。我們一溜烟地穿過麥田。向大路  
 那面跑過去。  
 因為沒有武器。而又與部隊失了聯絡  
 。我們預備化整為零了。  
 在個開了門的石級上。一個老百姓情  
 急地指着西南。叫我們向西南走。  
 同志們零零落落的向着老百姓指的方  
 向走。誰也沒有想到丟落了人沒有。每個  
 人的腦子都昏了。